

吟嚙集序

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於携手河橋下迨建安齊  
梁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關乎  
風化繫乎氣數士惜鶩於時文視詩爲長物雖有  
不工工不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非時之  
變乃詩之亡也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變萬化  
變之不窮惟子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宋之詩  
大病不膠攣淺易則窒泥狂怪蒐獵奇事穿穴異

聞失豐厚而收儉約趨窘局而棄高遠不能平澹  
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顧況輩斯  
可矣吳逸士宋子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  
弱冠時已廢科舉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綃  
雲經霧緯自出機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金璧  
穠麗縝密而不艷含鬱靜婉而不怨其深於詩之  
變也予客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舉茂異弗就  
觀其人淵默似不能言然其詩則超邁有不可掩

者嘗觀其所著翠寒諸作已自畏敬又出其吟嚙  
集者覽焉益加信服蓋於本學涵養既深考據尤  
詳所以議論諷刺探賾而闡幽俱各有自惟不汲  
汲於成名而名自然襮著其行業皆然不獨詩然  
也余將泝九江子虛始畀予序其門人王東海來  
速之欲梓以傳第予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  
爲者深焉作詩難序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予序  
則唐三百家無序者詩皆能晦乎係其詩之工拙

爾少陵云詩清句句盡堪傳奚在於序子虛之詩  
 足以重余言也故序之子虛名无吟嘯名集者取  
 列禦寇所謂寐聲亦謙詞也時甲午歲春三月清  
 明日廬陵鄧光薦中父序

吟嘯集目錄

禹鼎

講武

魯世家

聞韶

夷齊

鄭莊公

范蠡

豫讓

毛遂

王蠋

嬰曰

晏子

甘羅

穰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須賈

藺相如

壺臧

巫咸

扁鵲

龜策

秋胡妻

過秦

關中

劉媪

發蹤

未央宮

陳平

項羽

楚歌

婁敬

呂氏

女刑

周勃

申白

朝鮮

漢文帝

灌夫

郭吉

樂人竇公

房中樂

韓嫣

夏侯勝

李延年

尚書

壽域

司馬遷

馬援

曹瞞

關雲長

左元放

壺公

王戎

劉伶

通子

綠珠

虬須客

李三郎

顏真卿

張果老

徐佐卿

高力士

田山叟

陸贄

阿買

張建封妾盼盼

秦娘

王霞卿

胡琴婢勝兒

仇士良

馮道

敬新磨

李自倫

趙學究

李國主

金明池龜

李芳儀

王介甫

艮嶽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湖

王婉容

秦少游女

秦檜

胡澹菴

沈持正

蘇雲卿

岳武穆王

陳同甫

毛惜惜

賈似道

呂文煥

文文山

張千載

鄧中甫

張太傅

陸君實

謝疊山

汪紫原

趙震卿妻雍

賈瓊妻韓

葉李

銜夢炎

曉學集

四

汲古閣

吟覽集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吟鑿集

禹鼎

列國皆貪禹鼎神周衰三代寶先淪不知璽奉高  
皇日曾問當時果在秦

贊寧要言曰鑄鼎象物而知天下之美惡禹鑄  
九鼎是也夏亡成湯卽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  
殷亡鼎遷于洛夏都平陽及安邑夏桀亡鼎遷



來亳乃隔河也夏殷凡幾遷都鼎遷多不明白  
惟周遷商鼎見乎書或問鼎之大小曰昔周微  
弱秦武王興兵臨周以求九鼎王患之顏率說  
齊求救及秦兵退顏率謂齊曰夏桀亡鼎歸商  
商滅歸周其數九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  
一萬人也鼎來齊必經魏魏豈不愛鼎耶繇是  
觀之鼎大可知矣或問曰周武王遷商鼎鼎在  
今汲郡如何渡河耶曰如顏率言一鼎用九萬

人士卒師徒器械備具詳于時造舟爲梁越孟  
津而至洛必矣雖遷至河南而安置未得其所  
故成王定鼎于郊廓或問秦取九鼎曰帝王世  
紀中秦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  
事頗蒙昧或問曰漢桓平何言鼎沒泗水耶曰  
秦本紀亦云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  
不獲而已舒子史纂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  
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九鼎之震此三晉爲諸

侯之兆也三晉之爲諸侯周將不得有其鼎矣此鼎之所以震也鼎淪泗水震者淪之兆也金震水動之也周室衰微虢令不從鼎宗廟之寶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後三世周致胙於秦其後秦遂滅周鼎神物也禹聚九牧之金鑄之以象神物三代傳寶成王定之於洛邑寶之

重之尊之奠之至矣周衰諸國皆欲得鼎畏秦不敢取非秦不足以有之神怪不常前旣能震動則沒入水理也宋太丘社亡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足疑也鼎誠入秦則始皇必不使人入水而求也按始皇紀曰始皇刻石瑯琊還過彭城齋戒祠禱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鼎誠在秦則子嬰降漢必以此藉手矣終不聞劉項有得之者亦不聞有

毀之者秦所鑄金人十二靈爽少矣漢欲徙之洛陽則重而不行董卓欲毀則潸然泣下况神禹之鼎乎神劍猶能躍入平津之水鼎不爲秦用明矣使鼎在秦漢不寶周之鼎而寶秦之璽乎鼎誠入泗水明矣然則史何以書鼎入秦也鼎三代寶也秦有取天下繼正統之心鼎不入秦秦之耻也并周而取其寶器不得鼎無以取重於天下鼎之入秦秦之託言也欲以一天下

之心以示得大統也故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事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理之所無而事之必有君子不弃也

講武

軍賦殷周農隙時春蒐冬狩寢陵夷後來武事無常典兩兩相當角觝嬉

漢刑法志謂殷周井田而制軍賦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齊桓用管仲作內

政而寓軍令焉晉文公蒐於被廬作被廬之法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彌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誇視至秦更名角觝漢武流於魚龍曼衍之屬先王之禮沒于淫樂而講武廢矣

魯世家

幼扶老涉尚斷斷魯道衰微自泗濱慶父叔牙爲亂首豈無揖讓在君臣

太史公曰孔子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父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徐廣曰斷魚斤反東州語也斷斷爭辭也漢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老幼相讓故斷斷如也舒子曰本於讓而爭也老少相讓幾於爭矣孔子知魯道之將

微也歎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閔公之亂魯以  
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間至反戾若此故亦歎之  
云

聞招

陳完逃難遂奔齊招樂猶存大舜時夫子奚須知  
肉味不圖爲樂至於斯  
漢禮樂志曰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  
也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奏韶樂喜而聽之

歷三月之久而其聲不忘雖食肉而不知其味  
春秋去舜遠矣舜之治孔子思之而不可得一  
旦得聞韶音如在舜巖廊之下親見鳳儀獸舞  
之盛其樂如此也或者曰齊之田氏乃舜之子  
孫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氏乃弑其君故孔子  
聞韶音而歎曰不意韶樂盛德之後乃至於篡  
弑乎有所感也

夷齊

干戈爰及父君間叩馬難令木主還鄉使曾食周粟活千年誰說首陽山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東伐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鄭莊公

囚母幽陰罪已深悔而息向隧中尋更歌其樂融融句不媿林間反哺禽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

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藥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藥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

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公遂寘姜氏于城潁而  
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  
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  
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絜我獨無潁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舒  
子曰莊公不孝幽其母於城潁微封人考叔之  
言必死其母於窖中聖人不取者絕其惡而去  
之也左氏與其悔而取之隧中見母當有愧死  
之心何謂其樂融融哉要知莊公之無忌憚也  
甚矣

范蠡

變姓浮齊去止陶越王猶禮大夫朝當時意重黃



金鑄鑄得黃金亦便銷

豫讓

遇我從來國士希報讐伏劍未爲非儻逢智伯重  
泉下莫訴讐深但擊衣

毛遂

兩國從衡倚爭臣遂爲穎脫出囊珍縱饒得與銅  
盤軟十九人皆碌碌人

王蠋

全齊拱手受燕兵義士誰爲國重輕七十二城皆  
北面一時發憤獨書生

通鑑王氏論曰燕伐齊齊七十餘城皆爲燕有  
未聞忠義之士敢拒其師王蠋義不北面於燕  
而死然後齊之士大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  
爲齊有益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  
之際有一人爲之唱則聞其風者孰不靡然從  
之哉

嬰曰

十五年曾保趙兒立孤與死兩皆危後來漢璽當傳日魏晉殷勤亦受遺

晏子

願爲晏子執鞭儔太史公言蓋有繇被罪自傷如石越解驂誰是舊交遊

太史公曰假令晏子在余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舒子曰賢之也賢之何以自卑之甚也晏子爲

齊相出其御之妻從其門間而闕其夫其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損抑晏子聞之薦以爲大夫此婦人乃羞其夫爲之御而太史公願爲之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

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  
晏子解左驂以贖石越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  
身陷刑戮故羨仰之而願爲之執鞭耳曾謂太  
史公不若彼婦哉

甘羅

函谷關中富列侯黃童亦僭上卿謀此時園綺猶  
年少甘隱商山到白頭

穰侯

趙韓齊魏等陪臺威振疆秦一旦摧嘗恐諸侯客  
子到不知張祿入關來

須賈

魏使匆匆始客秦遽逢范叔向猶貧相君擢髮平  
生罪却賴綈袍是故人

藺相如

完璧歸來難已紆請秦擊缶趙仍書情知兩虎難  
相關望見廉頗卽引車

壺臧

處士藏身自古多博徒能使信陵過壺臧固自知名久何處更能求到也

史記信陵君傳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藥家公子間步往從之遊韓長孺傳於梁舉壺遂臧固到也皆天下名士索隱曰到音質他徒何反人姓名也漢書作至他若到他是人姓名爲天下名士何不著見於史漢書作至

他是也至他者壺臧之外至於他有所舉皆名士也此說爲是

巫咸

招魂謾說託神巫魚腹空沉楚大夫壺子是人還是鬼相逢底事一言無

扁鵲

疾居膝裏藥堪投司命難令骨髓瘳大抵貪生諱言死人間何獨是桓侯

龜策

龜筮空稽太卜書靈爲江使亦遭漁當時解入元  
王夢盍不先謀避預且

秋胡妻

藁砧久宦忘卿卿桑下相逢笑不成既有黃金滿  
婦橐料君官亦欠冰清

過秦

賈誼區區論過秦庸材中佐復何陳驪山役罷阿

房築形勢雖存那得人

賈誼過秦曰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  
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  
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也三史纂言曰秦之猜  
暴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呂之才無所復陳其  
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方趙高之弑二世也  
沛公兵已至武關嬰殺趙高卽位才四十六日

而沛公至灞上矣嬰於是時能誅弑君之賊已足快矣其不能保有全秦之計則天理人事皆於是窮矣諠以爲關中之地秦以之興保此猶足以自完殊不知子嬰時關中已非昔日之關中驪山阿房苛賦橫斂刑淫政酷秦人被其毒驅壯強屬之章邯暴骨鉅鹿關中爲虛雖白起商君復生何以施其策哉况中佐乎諠以形勢而言失在德之意矣

關中

星聚關中漢必王沛公先入約三章天時已預昭秦分人事徒知是楚強

史陳餘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強後必屬漢蓋五星聚秦分沛公先至必王天下楚雖強而其至後矣此必屬於漢也後字自爲句

劉媪

媪感蛟龍遂有娠信知物怪產真人帝王徵應雖然異生季元繇大澤神

史記高帝父無名曰太公母曰劉媪高帝本紀其諱邦字季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班固不叙字季亦不書父太公母劉媪直云母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之則見蛟龍於上此班固刊正之也且刪

去劉字直曰母媪恐疑於同姓也史記曰母劉媪繫夫姓而言也舒子曰信如斯言則媪感神物而生季季非太公之子也明矣太史公欲神異王者之生乃辱之也陶唐之裔至此失其統矣

發蹤

汗馬勞多未議功鄼侯何事獨先封一朝走狗齊烹盡迷却當年逐獸蹤

史記高祖封蕭何爲鄼侯功臣皆曰何未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至如何發蹤指示功人也漢書班固改作發縱師古曰發縱謂解縶而放之也縱子用反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觀師古說以解漢書則善矣漢書此語乃是用史記語也史記作發蹤跡之蹤發蹤者獸之蹤跡所至

必指示其處而狗卽從之也班固改發縱耳師古不可因漢書而音蹤爲縱也宜各隨字爲解可也

未央宮

置酒今朝樂未央以臣無賴大人常而翁當日杯羹語莫不親聞太上皇

高帝都關中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



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  
稱萬歲

陳平

行詐黃金四萬斤盡將離間楚君臣有餘更作闕  
氏餌秘計區區笑殺人

項羽

一笑天亡霸業休忍仁猶學婦人柔漢家闢購吾  
頭急聊贈中郎與五侯

楚歌

羽爲虞姬泣帳中季因戚氏怨深宮二歌要且皆  
名楚不那風情挫兩雄

項氏至垓下對虞姬而歌高祖令戚夫人楚舞  
自爲楚歌二闕皆楚聲爲美人而歌英雄之氣  
則索然矣

婁敬

冒頓兵強以力威和親公主嫁爲妻單于世世爲

孫壻妻敬當年策最低

妻敬設和親之謀其言曰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及究其所以爲臣之策乃曰以漢適長公主妻單于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其言可資一笑

呂氏

漢禍方深未定儲韓彭何事已先誅高皇大度容諸呂身後留將勃掃除

漢之殺韓信殺彭越皆呂氏爲之耳非高帝意也高帝固畏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畏呂氏憂之至矣

女刑

女子論刑白粲微顧山伐木更恩施漢初呂后能行此仁政還應到戚姬

漢惠帝紀白粲婦人刑也婦人不豫外徭但春鑿米使白三歲刑也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注曰當於山伐木聽使人錢顧工直故謂之顧山謂女徒論罪已定並令歸家不親役之但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女子旣不爲鬼薪故使之爲白粲但令出錢顧人伐木也

周勃

吹簫豈爲樂喪賓簫給喪家爲勃貧今日墦間風俗異管絃多是醉喪親

漢周勃傳勃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曰吹簫以送葬猶之可也若吹簫以樂喪賓則不可也今俗喪家多動樂樂之恐古亦然故師古注如此也

申白

吳楚潛謀迹既通諫非申白孰能容祗緣詩受浮丘伯故使勞歌相手春

漢景帝時楚王戊與吳王濞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宋祈曰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申公白生穆生俱爲楚中大夫初楚元王與三人俱受詩於浮丘伯故楚王戊辱之使歌雅以相舂也

朝鮮

將軍建議討朝鮮上意憂民在息肩吠狗鳴鷄連萬里人間斗粟十餘錢

漢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宐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

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莫不羞恥誤居正位戰  
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  
耗焉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爲意朕豈自謂  
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  
朕嘗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顧且  
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  
議軍故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百姓無內外之徭  
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斗十餘錢是以海

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烏呼仁  
哉

漢文帝

倉粟都錢朽腐盈文皇爲治致升平山東羸老扶  
聽詔願假須臾德化成

灌夫

有詔田蚡宴列侯灌夫罵坐却成仇魏其獨遇將  
軍厚筆力方知太史優

灌夫史記無傳而見於魏其武安傳云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班固因之而爲列傳加以韓安國相附蓋太史公魏其傳云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其下乃云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班氏因之而爲列傳又附以韓安國似未知太史公之意也

郭吉

南越王頭漢闕縣風言天子自巡邊單于小弱猶生奮使者徒遭海上遷

漢使郭吉告單于吉卑體好言求見單于及見乃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卽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語卒單于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辱之海上此非以誘說單于之道夫激發人以

言雖豎子亦奮况未至於束手就縛者乎

### 樂人竇公

兩目因盲衆伎捐三周甲子是臣年樂章猶待明時獻可見前人所守專

漢藝文志孝文時得樂人竇公獻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桓譚新論云竇公年一百八十歲兩目盲文帝奇之問因何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伎教鼓琴導引無所服

餌夫竇公自幼喪明則無用於書猶藏之以待時樂人所守若是况君子乎

### 房中樂

聖人作樂制房中情性皆繇不節凶後世有君迷更甚却和樂器葬深宮

禮樂志有唐山夫人房中樂歌藝文志房中畧曰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

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  
以生疾而殞身房中之樂蓋以此也君子於樂  
也其可須臾而忘之哉元城語錄云唐山夫人  
以孱然一女子其所作樂章格韻高古駸駸乎  
商周之頌嗚呼異哉

韓嫣

底事江都泣殿除請歸其國衛瓘與祗知天子威  
儀盛不判韓嫣在副車

佞幸傳江都王望見韓嫣乘副車以爲天子伏  
謁旣過江都王怒爲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  
比焉

夏侯勝

夏侯篤實古人風禮服明言太子宮近世臨文拘  
諱忌經筵久不講檀弓

夏侯勝爲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子蕭望  
之從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喪服也雖至尊在



上不以喪服爲諱也

李延年

詩經刪後漢千年蘇李河梁句始傳傾國佳人難  
再得當時更有李延年

尚書

三代遺編重典謨古文猶幸出秦餘仲尼定後經  
元凱左氏因何引逸書

尚書孔子所定百篇經秦火劉向奏有七十一

篇漢儒疑之杜氏以春秋左氏所引者皆曰逸  
書蓋元凱未見古文尚書也

壽域

王制能明禮樂揚人間和氣致禎祥域開仁壽民  
能濟未濟還驅天橫鄉

禮樂志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  
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王吉本傳亦作濟今俗  
作躋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

域平履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故以登陟爲文  
舒子史纂言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旣濟則  
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  
知其故

司馬遷

贖罪無財政坐貧交親誰解一言紛朱家脫急關  
東客自是當時不識君

司馬遷自言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採

親近不爲一言遂受蠶室之禍嗟夫此貨殖游  
俠二傳所以作也班固謂遷進姦雄崇勢利斯  
不知遷也

馬援

賈胡穴室寄殘軀心逐飛鳶墮海隅只爲瘴鄉無  
藥物故將薏苡當明珠

曹瞞

姦雄睥睨鼎終移築舍譙東志竟齋若使人生盡

如意墓門應表漢征西

魏武故事載操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悖諸常侍以爲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

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首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關雲長

一面荊州赤手擎當時華夏震威名平生不肯劉

玄德獨有曹公察此情

雲長名羽蜀先主起合徒衆雲長與張飛爲之  
禦侮先主襲徐州使行太守事曹公東征先主  
奔袁紹曹公擒羽歸拜偏將軍禮甚厚袁紹遣  
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  
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  
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白馬圍曹公卽  
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無

留意令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  
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吾終不留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及羽殺顏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拜書  
告辭而奔先主

左元放

變化千般只是他疑仙疑幻又疑魔曹公謾詫吾  
多智得似先生則劇多

壺公

擾擾勞生不奈何仙鄉料得少差科欲拋塵事隨  
公去又恐壺中事更多

王戎

與楷齊名孰可倫牙籌微污阿戎真竹林只好遊  
嵇阮笑看曾鑽李核人

劉伶

酒澆磊魄作平懷一錦相隨死便埋箇是先生醒

時語醉中那復問形骸

通子

但覓家中梨栗嘗不拈紙筆學文章乃翁臨老投  
蓮社解舉藍輿亦自強

綠珠

紅粉捐軀爲主家明珠一斛委泥沙年年金谷園  
中燕銜取香泥葬落花

虬須客

隋鼎魚游百沸湯中原豪傑袂爭攘虬須甘分王  
東海讓與虬髯舉晉陽

煬帝幸江都命楊素守西京李靖布衣獻策素  
大悅素旁執紅拂妓目靖靖別妓問吏靖所居  
夜奔靖與婦太原道遇客赤須而虬其食相得  
曰聞太原有奇氣與同詣劉文靜而見李世民  
乃識是真天子悉以家資贈靖助世民囑靖曰  
十年後聞東南海中得國者可瀝酒相賀靖後

聞海賊千艘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或曰  
衛公兵法是虬須所傳也

李三郎

獨跨青驪棧閣間華清休憶夜鳴鑾空教萬馬盤  
旋舞不濟崎嶇蜀道難

顏真卿

搔首中原半賊塵一朝唱義屬孤臣姓名幸達君  
王聽元是家貧食粥人

平原大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牒詣諸郡繇是諸郡多應之真卿杲卿之從弟也

張果老

滄溟幾度見揚塵曾醉堯家丙子春近日喜無天使逼蹇驢留得載閑身

徐佐卿

化作遼東羽翼迴適逢沙苑獵弦開寧知萬里青城客直待他年箭主來

唐天寶十三載九日明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回翔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鶴帶箭徐墜將

至地丈許矯然而起望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負郭十五里有明月觀依山臨水松竹深邃東廊第一院境界幽絕有青城道士徐佐卿者至則棲焉觀中道流常傾仰之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中人口吾行山中爲飛矢所中尋已無恙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壁上後年箭主當來此可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時天寶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後玄

宗避狄幸蜀暇日偶遊此觀入堂見挂箭命侍臣取觀則御箭也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視其題乃前載沙苑遊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其日卽至于斯歟上大奇之自是蜀人無復逢佐卿矣

高力士

將軍謫去上皇危玉鬪體傳日角奇若使老奴居內侍控頤那得有金椎



唐上元元年上皇自蜀歸居興慶宮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侍衛李輔國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欲立奇功以固其寵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不利於陛下大內深嚴奉迎居之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內居甘露殿留虺老數人高力士流巫州陳玄

禮勒致仕宮人皆不得留上皇不憚因不如葦浸以成疾崩葬泰陵王銍默記載晏元獻守長安有村民富財云素事一玉髑髏弟兄異居欲分爲數片元獻取而觀自額骨左右皆玉也瓌與非常見之喟然嘆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元獻因與僚屬言唐小說載玄宗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携鐵鎚擊其腦作磬聲玄宗謂刺客曰我固知命

盡汝手然葉法善勸我服玉今我腦骨成玉法  
善勸我服丹今有丹在腦刺客因取丹乃死孫  
光憲續通錄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  
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  
真玄宗之觸體也因潛命瘞之秦陵云肅宗之  
罪著矣或云肅宗如祖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田山叟

得道成真出聖朝明皇想見慕仙標潛將靈藥私

官婢更做媒人嫁薛昭

平陸尉薛昭元和中坐謫遇田山叟贈藥一粒  
教令遁去因入蘭昌宮見雲鬟仙衣女子三人  
詢其姓氏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  
蘭翹劉氏飲酣蘭翹命骰子白二女曰今夕佳  
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者得薦枕席  
雲容數勝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昭問夫人何  
許人也何居此容曰妾乃貴妃侍兒妃嘗令獨

舞霓裳於繡嶺宮悅之贈妾詩曰羅袖動香香  
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  
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和者妾  
不記耳此時多遇申天師談道妾嘗侍天師茶  
藥因閑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今日  
之分不久處世如何妾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  
因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雖死能大其壠廣  
其穴含以真玉踈而有風使魂不蕩冥魄不沉

寂而有物拘制陶出陰陽數百年若遇生人爲  
偶便成地仙昭因詰天師形狀卽田山叟之魁  
梧也乃大駭曰山叟卽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  
委曲使余符今日之事哉

陸贄

詔下山東感泣來謫歸門竇鎖莓苔奉天以後誰  
持筆不用當時陸九才

阿買

夫子儒宗學古文力將言語婉皇墳符郎晚亦登  
高第令姪書何止八分

張建封妾盼盼

妾未成灰鬢已霜啼紅十載唾茸窗香魂若作樓  
中燕一世孤飛不肯雙

唐張建封節制武寧門下客皆詞人名士至於  
歌舞姝必求知書者盼盼乃徐府奇色也初納  
之燕子樓三日樂不輟時白樂天使經徐訪公

飲邊出盼盼佐酒樂天贈詩云醉嬌無氣力風  
裊牡丹枝張後別構新樓貯寵之公薨盼盼感  
恩誓不他適或有問荅皆以詩有燕子樓集三  
百首公猶子仲素於漢中逢樂天口占其詩三  
章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懽牀相思一  
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北邙松栢鎖愁煙  
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  
一十年適看鴻雁岳陽回又覩玄禽逼社來瑤

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樂天和日滿  
窗風月滿樓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空霜  
月苦秋宵只爲一人長鈿翠裙羅黥似煙一回  
看著一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得幾  
年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  
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一絕云黃金不  
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兩枝歌舞教成心力盡  
一朝身去不相隨仲素到京覲從祖母出此四

詩示盼盼盼得詩揮涕綴和云自守空閨斂恨  
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  
臺不去隨不食旬日而卒

秦娘

太守風流寵秦娘歌成樂府屬劉郎一般女子臯  
橋住底事無人詠孟光

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守吳郡得之命  
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盡其妙携歸京新

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音度曲而秦娘  
名往往見稱貴遊間元和初尚書薨秦娘爲蘄  
州刺史張恣所得恣後坐事謫居武陵卒秦娘  
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  
抱樂器而哭其聲焦殺而悲劉禹錫聞之爲歌  
其事以足樂府云秦娘家本闔門西門前綠水  
環金堤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臯橋折花戲風  
流太守韋尚書路旁一見停隼旗斗量明珠鳥

傳意紺幃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錦裯  
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  
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頭緩  
視抱明月纖指撥破生春風繁華一旦有銷歇  
劍珮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松柏  
蕭蕭哀救奩蟲網厚如繭博山爐久傾寒灰蘄  
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  
黃金月墮雲中花墜水安知鵬鳥坐隅飛寂寞

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消故篋  
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猿風雨夕朱絃已  
絕無知音雲鬢紅顏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  
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洒西江  
斑竹枝

王霞卿

佳人柔翰吐瓊瑰冰雪襟懷此處開試問三鄉和  
詩者含羞誰似鄭生來

進士鄭殷彝旅遊會稽寓唐安寺見粉壁有題  
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啟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  
閣臨軒軫恨覩物增悲雖看煥爛之花但比淒  
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觀題詩曰春來引  
步暫尋幽愁見風光倚寺樓正好開懷對煙月  
雙眉不展自如鈎鄭生和曰題詩仙子此曾遊  
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教錦帳  
對銀鈎霞卿乃邑宰韓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

遇暴寇而卒鄭生欣然謁之時霞卿竟辭以疾  
而不見焉但令總角婢子輕綃持詩荅曰君是  
煙霄折桂身聖朝方切用儒珍正堪西上文場  
戰空向中途泥婦人鄭得詩大慙而退唐會昌  
中三鄉有女子題詩于壁曰昔逐良人西入關  
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  
過此山進士陸貞洞王祝劉谷王條李昌鄴王  
碩李侑張綺高衢韋冰賈馳十一人和之曰三  
鄉畧未聞謁之而不內恧而退者也

胡琴婢勝兒

吳俗祈恩泰伯祠爭圖輿馬獻新奇大王三讓周  
天下翻愛胡琴寵勝兒

吳泰伯祠在闔門之東每春秋市人相率牲醴  
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之時金銀行以輕綃  
画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舊繪者名其爲  
勝兒蓋他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



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東通波館忽欠伸  
息寢夢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  
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  
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  
寵之生初頗不酣命酌人間酒一杯已醉乃作  
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娑撥四絃  
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駝明月大聲嘈嘈奔澗  
澗浪蹙波間倒瀆渤小絃切切怨颼颼鬼哭神

悲秋窳窳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憂騰秋鶻  
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  
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  
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  
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內  
漢民皆入虜飲恨吞聲空咽嗚時看漢月望漢  
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  
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

今朝聞撥梁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  
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  
授之王之侍兒有妒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  
驚而寤歌傳于吳中

仇士良

老嬖知難固寵榮晚辭機密保餘生叮嚀莫遣觀  
書語傳與闍雛謹奉行

馮道

亡國降臣固位難癡頑老子幾朝官朝梁暮晉渾  
閑事更捨殘骸事契丹

敬新磨

行樂深宮秘莫傳不妨馳騁出遊畋愛民縣令身  
當殺耕却君王縱獵田

李自倫

五代兵戈五十春戰爭父子與君臣如何六世同  
居者尚有深州李自倫

五代晉天福中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叅軍李自倫六世同居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趙學究

周師南伐阨清流夜奪滁城第一籌他日黃袍加馬上可無學究與叅謀

宋藝祖事周功業未顯會世宗征淮南駐蹕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江南李景國力全盛聞世宗至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守其地藝祖以軍五千與暉遇於清流關路隘敗之暉整全師入憩滁州下令翌日再出藝祖兵再聚關下且虞暉再至詢之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多智因

微服訪之得關下山背路學究亦遣人前導誓  
師銜枚夜出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漲率衆浮  
水至城下斬關而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  
與藝祖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執皇甫暉  
姚鳳以獻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  
景割地稱臣者繇藝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  
阻固之地故也學究卽韓王普實與藝祖定交  
於滁州卽辟歸德軍節度推官後爲宋宗臣

李國主

春花秋月滿雕闌便到江南亦夢間近日何嘗事  
湯沐只將清淚洗朱顏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  
命故妓作樂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  
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  
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  
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外聞之主多

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婦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金明池龜

好笑金明數萬龜鑿池休咎不先知直饒龜祖并龜父亦向苗家卜決疑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卦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其人問損人丁否苗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又問同苗疑之起執其裾

問爲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吾祖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恐見殺故來問卜幸垂揀苗釋之卽以表聞已而鑿池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盡輦送水中聶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卜之龜龜又卜之人人謂龜靈龜謂人靈人靈乎龜靈乎龜知苗能活我假卜以投苗斯亦龜靈

也

李芳儀

破瓜年紀國除時下嫁寧論供奉卑女子那知如  
許事大遼官又冊芳儀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住京師初嫁  
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  
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  
虜歸朝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

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  
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  
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  
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  
庭一曲風景改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  
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  
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  
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

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  
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  
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  
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  
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  
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  
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  
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

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  
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  
施財脩之刊姓氏于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  
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王介甫

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  
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

艮嶽

艮嶽冤延花石綱黎民重見築阿房一場雜劇林  
靈素忘却開山劉混康

宋元符末掖庭訛言有鬼茅山道士劉混康善  
捕逐鬼物上聞得出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  
事之寵遇無比卽其鄉里建道宮甲宇內祐陵  
登極之初皇嗣未育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  
堪輿倘形勢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  
岡阜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喜繇是崇信道

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逢迎竭國力營之  
是爲艮嶽宣和壬寅成上自爲記命睿思殿應  
制李質曹組各爲賦以進獨太學生鄧肅上十  
詩備述花石之擾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苑  
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啟其  
事薦其才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  
直之名肅字志宏南劍人有柝欄文二十卷詩  
存集中



西湖

故都日日望迴鑾錦繡湖山醉裏看戀著銷金窩  
子暖龍沙忘了兩宮寒

孫何帥錢塘柳永作望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  
完顏亮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  
之心時人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香十里桂  
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南渡  
駐蹕留連歌舞之場遂忘中原悲夫

王婉容

貞烈那堪黠虜求玉顏乾沒塞垣秋孤墳若是隣  
青冢地下昭君見亦羞

金人遷宋二聖北去王婉容隨駕粘罕見之求  
爲子婦婉容車中自刎死虜爲葬之道旁

秦少游女

郎罷滕陰老淚潛黃金誰贖蔡姬還看來山抹微  
雲恨直送蛾眉出漢關

靖康間有女子爲金虜所掠自稱秦學士女道  
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  
讀者悽然曾喪父爲作秦女行云妾家家世居  
淮海淮海文名喧宇內自從貶死古滕州門戶  
凋零三十載可憐生長深閨裏耳濡目染知文  
字亦嘗強學謝娘詩女子未嫌稱博士年長來  
來逢世亂黃頭鮮卑兵入漢妾身亦復墮兵間  
往事不堪回首看一身漂蕩逐胡兒被驅不與

犬與雞奔馳萬里向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  
風蕭蕭易水寒雪花滿地經燕山千杯虜酒愁  
中醉一曲琵琶淚裏彈吞聲飲恨從誰訴偶然  
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魂迷不知  
處詩成吟罷更茫然豈意漢地能流傳當時情  
緒亦可念至今聞者爲悲酸憶昔中郎有女子  
亦陷虜中垂一紀暮年多幸逢阿瞞厚幣贖之  
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終竟老死留穹廬空

餘詩話傳悽惻不減胡笳十八拍

秦檜

狡檜何堪作棟梁主和董董保南方軍中一岳先  
傾覆難復中原五嶽疆

胡澹菴

銜璧君王拜犬戎不如童孺有羞容姦臣二十年  
專柄成得先生疏一封

先生名銓字邦衡號澹菴紹興中爲樞密院編

修官上疏乞斬王倫孫近秦檜三人頭懸之藁  
街因貶韶州再貶新州朋友如張仲宗王瀘溪  
以詩詞送行者皆遭貶斥居海外二十年孝宗  
登極除工部侍郎進解經除龍圖學士初秦檜  
嘗書其所最憾者三人姓名于格天閣下曰趙  
鼎李莊簡胡銓秦死而趙已先薨惟胡李無恙  
故邦衡有詩云閣下大書三姓在海濱猶見兩  
翁還洪忠宣公皓還自虜中嘗奏上云銓之書

金國亦有之虜酋悟室嘗語洪云宋有忠臣如胡編修而不用復何爲耶忠信可行蠻貊信矣

沈持正

秦許和盟自虜來黨姦膠固孰能開康王不是蘇州種錯說官家也好斂

持正名樞紹興中爲詹事時和議成語同列云官家好斂上聞之謫筠州携二鬟去數年歸嫁皆處子安吉尉潘方壽以詩寄曰昔年單騎赴

筠州覓得雙娥伴遠遊去日但知供夜直歸時猶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曾聞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乖厓之操持正有焉

蘇雲卿

遁跡園蔬野老間何勞物色到柴關故人尚欠中興業不出東湖免厚顏

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旣相雲卿隱豫章東

湖鷺疏自給公託帥漕聘之微服乃得見詰朝  
再至則閉關矣啟之惟書與金在不啟封曾蒼  
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渺瀰東湖岸上春土肥  
先生鋤雲明月曉種來蔬甲今成畦把茅蕭蕭  
環四壁此身不願人間識乾坤清夷那復知寸  
心杳緲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雲交情不斷江  
湖濱江西使漕却騶騎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  
百鎰牋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

民見君容我更樵服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  
矣明當來明朝啟扉人不見黃金不動書不開  
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徑上黃扉側翩翩鶴馭  
雲冥冥空向湖山訪行迹向來桐江嚴子陵曾  
得故人雙眼青芒鞋却踏京華路太史驚誇說  
客星先生得書掉頭去并此湖光不回顧夢夫  
孀婦截髻鬢亦有老大閨中女蒼山此歌可激  
貪鄙張世南宦遊紀聞載宋自適記蘇翁本末

甚詳宋得翁東湖遺址面挹湖山築菴仰高章  
泉先生名曰灌園菴

岳武穆王

尅復神州指掌間永昌陵側詔師還丹心一片栖  
霞月猶照中原萬里山

紹興四年五月岳飛復襄陽府唐州六月復隋  
州七月復鄧州飛爲清遠軍節度使紹興十年  
秋飛復趙州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

師秦檜主和議召飛赴行在楊沂中劉光世劉  
錡皆還鎮自是不復出師矣先是飛言和議非  
計檜惡之班師詔下諸將皆賀飛表獨曰求暫  
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  
然乎又曰身居將闔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音  
面有慙於軍旅此非誓不與虜俱存之名言也  
八月飛罷樞密副使虜之入寇也命飛以兵援  
淮西卽日就道張俊貽飛書以前途乏糧爲言

飛不爲止及張俊自淮西歸朝反言飛逗遛不進以糧乏爲辭言飛謂山陽不可守沮喪士氣與檜謀令諫議大夫万俟卨交章劾飛遂罷兵柄有殺飛之意十一月兀朮以書抵檜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於是檜與俊謀乃誅王俊告張憲謀還飛兵柄執憲使誣服以爲得飛子雲手書獄成檜繫飛父子下大理獄万俟卨治誣飛父子致書

于憲令憲措置使飛還軍且謂其書已焚無可證者又以淮西事詰飛而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以滅迹飛困於考掠亦無辭服罪檜一日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憲雲戮于市籍其資徙家嶺南官屬坐罪者六人大理卿薛仁輔等皆以飛無罪卨俱劾罷之宗正寺士儀布衣劉士升訟飛寃皆死之夫朝廷欲議和而有一大帥閭閻然不肯和

言必欲與之俱斃而後已是可置而不問乎故  
爲當時計不去飛則和議不成當其召飛也飛  
豈不知此行之必死哉其數千里而來者非赴  
嘉召也直趨死如婦耳嗚呼飛不肯爲兒女子  
之死久矣大義明於天地大忠著於無窮則飛  
之志也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  
母河北陷沒飛遣人求訪凡十八往返而獲迎  
婦母痼疾藥餌必親嘗遇出師則戒家人謹侍

養母喪旣葬廬墓側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自  
有狄難飛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爲念  
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與  
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  
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  
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其御軍重蒐選謹訓練  
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爲要知書而待  
士濟人之貧行師秋毫無犯有取民一縷束芻



者立斬之尤善以寡敵衆所至多以奇功號爲  
賢將宋孝宗乾道中詔鄂州建飛廟曰忠烈理  
宗寶慶中詔故太師武勝軍節度使鄂王岳飛  
謚忠穆尋改忠武廬陵劉過改之題六州歌頭  
詞于廟曰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氣填  
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定襄漢  
開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狼虎依然在何事先  
烹過舊時營壘荆鄂有遺風憶故將軍淚如傾

當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僞邪真臣有罪陛下聖  
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姦臣人  
世猶白日照忽開明袞珮冕珪百拜九泉下萬  
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滿地野花春鹵簿迎神改  
之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氣義撼當世其詞激烈  
讀者感焉載金佗編

陳同甫

斫馬徒行氣不群定交十載酒邊文醉中失口江

南事聊贈先生十萬緡

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  
遇小橋馬三躍而三卻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  
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  
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  
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  
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  
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

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  
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于壘中同甫夜思稼  
軒性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  
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千緡  
以濟貧稼軒如其數與之

毛惜惜

當歌對酒是紅妝寧死羞爲賊佐觴州將馬蹄先  
鼠竄英雄不減北平王

毛惜惜高沙營妓也嘉熙間高沙卒榮全據城  
叛郡守馬光祖聞變逃匿僅以免全賊召惜惜  
佐酒惜惜怒曰汝本朝廷健兒今爲賊吾寧死  
不能爲賊行酒全以刃裂其口立命嚮之惜惜  
至死不絕聲陳藏一目擊其事有詩云食祿爲  
臣無國士捐軀罵賊有官奴可謂天壤間奇事  
賈似道

漢室初興用酈生下齊七十有餘城賈生誤宋城

多少論罪當時直一烹

似道宋嘉熙戊戌因其姊賈貴妃故得赴廷對  
已未北兵攻蜀至潭州理宗以似道爲荆湖宣  
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似道在鄂爲城下之盟  
陰許歲幣故鄂渚退師事定之後冒爲已功諱  
言前事北使郝經來尋盟似道拘留真州竟背  
前盟似道乃欺理宗詭曰戰勝而所許歲幣又  
食前言初以鄂渚功自軍中拜右相庚申入相

躡拜平章未幾而北使再至荆湖似道又留之漢陽沌口始則請盟終則背盟似道知之天下知之獨朝廷不知咸淳丙寅劉整叛丁卯襄陽圍警報益急似道雖乞巡邊然亦卒不行也癸酉春襄守呂文煥以城降似道復陳行邊之請甲戌九月丞相伯顏大會兵于襄樊沿漢江而下水陸並進用降人爲向導呂文煥舟師襲郢州都統趙文義戰死之大兵達于大江下沿江

諸郡乙亥正月似道始出師遣督集諸路兵共十三萬至蕪湖而舒池已降矣二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和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耿元嘉代行及思聰回知事不就皇怖失據陰備快船爲走計諸軍屯丁家洲大勢直進我師有反噬之意似道遂許喝轉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何用己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荅孫虎臣夜至似道舟中告急泣曰追兵

已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鳴鑼一聲退軍于珠金沙十三萬兵一時潰散失督府印似道奔揚州上表自劾太后旨令淮東帥李廷芝津遣歸里王鏐奏乞下切責六月歸紹興閉城不納王鏐并臺交章言似道喪師誤國之罪方回言似道倖詐貪淫褻驕吝專忍繆十罪乞賜死乃降三官婺州居住言者不已改送建寧翁合奏建寧朱熹講道闕里此

鄉何罪乞將似道遠竄有旨謫授高州團練副使漳州居住下臨安台州簿錄其家朝廷遣鄭虎臣監抑舟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大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卽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悉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卽厠上拉其胸殺之殯于菴側或者曰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乏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惡橫于胸中好諛惡直進佞退

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芘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吝軍賞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誤國擢髮不足數其罪

呂文煥

出戰兵難守亦難不降噍類悉屠殘只將六載無消息太后宮中一問安

劉整守瀘州與曹世雄有斷橋之功賈似道功賞不明整以瀘州降上急攻緩取進圍襄之策與少保呂文德借地開五市因築城置堡江心築臺立橋以遏南兵乙丑丙寅時出兵哨掠稍振而文德死以文煥代守襄戊辰整以大兵圍之文煥在圍六年備殫其力壬申夏張順等載衣薪力戰至城下死之圍不可解矣樊城破以城降大兵攻郢郢人以戰艘截江不得進文煥

知旁有湖可通江大集人力陸地牽舟迂行百  
里至江遂奪沙洋文煥爲前導大兵至臨安屯  
臯亭山文煥與范文虎九騎入城至大內謁宋  
太皇太后

文文山

伶仃海上國家亡吟嘯詩中雪窖香一代英雄惟  
死耳微君幾欲絕綱常

文山諱天祥字履善寶祐乙卯與弟璧同登廷

試理宗擢第一會父革叅先生卒還里開慶已  
未五月臨軒策士除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  
判官九月江上有變吳潛再相都知董宋臣主  
議遷幸文山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  
社稷建團甲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景定庚  
申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乞祠主管仙都觀辛  
酉除秘書省正字五月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董  
宋臣覆出爲都知上疏論其惡不報將去除知

瑞州甲子除江西提刑乙亥春報渡江詔諸路  
勤王奉詔起兵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  
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兼江西提刑四月領兵下  
吉州除擢兵部侍郎兵發吉州至道除權刑部  
尚書八月至闕下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  
安撫大使知平江陛辭乞斬某人釁鼓不報除  
端明殿學士解圍常州朝廷以獨松事急趣入  
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

安撫大使守獨松詣闕陳大計不得見伯顏至  
臯亭山除樞密使右丞相懇辭奉旨詣北軍講  
解見伯顏陳大誼留營中不遣次日宰相吳堅  
賈餘慶以下以國降文山責伯顏留使失信罵  
某人逆賊引兵陷國求死北營北置兵守之驅  
與吳堅等赴北至京口亡去七日自通州遵海  
而南至溫州景炎福安登極以觀文殿學士侍  
讀召赴行在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



諸路軍馬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至南劍聚兵授銀青光祿大夫入贛戰雩都捷號令通於江淮復興國縣遣兵攻贛州諸縣皆復前京尹吳浚以北兵說降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六月天祥兵至吉州戰于終步不利戰于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攻贛軍又敗天祥妻歐陽氏并男女二妾皆被執幕僚張汴等皆死天祥與長子道生客杜許以數騎免趨永

豐收散兵自惠州行朝入覲授少保信國公封母曾氏魏國夫人引兵至潮陽張元帥弘範以水陸兵奄至天祥被執服腦子二兩不死越七日見張元帥天祥踴躍請劍曰此吾死所也張必欲以禮見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朮長揖而已或曰何不拜天祥曰吾爲國死何拜爾爲張知不能屈遂揖見至厓山張元帥令作書招張世傑天祥曰我不能挾父母乃教人

背父母得乎有死而已不能從也乃作詩復命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汗青張元帥謂天祥曰國亡矣政使殺身爲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各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張爲之改容遂拘北船道經吉州痛憤八日不食不死乃復食至燕與樞密院官博羅等語不屈庚辰辛巳壬午在獄作贊擬臨終時書衣帶間云吾位居將相不能拯社

稷正天下軍敗國亡辱爲囚虜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百拜以死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宋宰相文天祥絕筆壬午歲十二月九日竟受刑于燕友人張毅甫負公首并骨歸葬之日毋夫人柩同日自廣至人謂忠孝所感天祥年四十七而歿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有忠孝

大節自起兵勤王以至臯亭引見議論不屈忠  
肝義膽出於至誠聞之莫不興起驅之北行京  
口脫去間關萬死繇海道還國赤手起兵經三  
年江西之舉大事幾集英雄無用武之地卒以  
困敗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爲文未嘗屬稿  
引筆滔滔不絕尤長於詩有指南吟嘯等集行  
於世

張千載

收骨燕山白日寒  
泉卿髮尚直衝冠  
誰將千載交遊義  
著入文山傳裏看

千載字毅甫廬陵文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  
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  
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以故宋官營求江西  
省咨之北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  
文山知是千載義焉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  
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

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積南  
歸付其家塋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鋸  
木斷其子心動毅然必啟視之則有繩束其髮  
當其云云夢尔且髮尔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  
繩見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  
山像後曰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  
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  
同時之人能不潏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

鄧中甫

居趙園中欲帝秦連寧蹈海忍爲民當時若逐三  
閭去幾失文山一故人

中甫名光薦廬陵人宋乙亥冬携家避地于閩  
次年景炎闡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  
月駕至除宣教郎宗正寺簿冬香山警挈家入  
山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三口皆焚死  
六月改祥興除秘丞兼權禮郎己卯正月除權

直學士二月六日國亡投海若再展轉不沉爲  
北軍鈞致張元帥前令復衣冠爲揖客初自廣  
回得與文文山同舟唱和有詩集文山爲書并  
序曰南海集傳于世張元帥館于趙冰壺家教  
其次子累請爲緇黃不許後得放還廬陵

張太傅

海角捐軀與主亡九原留面見先皇老臣獨有香  
千兩併燕丹心獻上蒼

世傑本信安歸宋擢承宣使乙亥三月自荆湖  
入衛京師丙子正月宋秀王與擇奉二王出宮  
航海時獨松告急文天祥兵三萬自平江來守  
獨松世傑兵五萬諸勤王兵約四十餘萬天祥  
與世傑密議今兩淮堅壁闔廣全城王師且衆  
若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兩淮之兵截其後國事  
猶可爲也世傑力議出師爲陳宜中沮之先是  
世傑道過饒州謁舊相江萬里於私第飲醉世

傑謂萬里曰國事如此丞相如何萬里曰力不能報朝廷惟有死耳世傑曰丞相之言是也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爲亦卽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世傑忠宋之心已見於此時矣丙子春世傑至福州行朝授少保七月壬申世傑兵圍泉州收淮軍及陳吊眼許夫人諸峒畚軍兵威稍振蒲壽康閉城拒守興化陳瓚起家丁五百人應世傑

八月謝洪永任進攻泉州南門不克蒲壽康陰賂畚軍攻城不力王績翁遣人至北軍峻都處趣兵十一月丙申峻都大兵至福州城陷至泉州世傑解圍去祥興衛王立授太傅二月戰于厓山嘗與祥興王約曰萬一事不可爲則老臣必死於戰臣有沉香一株重千餘兩是時當焚其香爲驗香烟及御舟卽遣援兵不然宜速爲之備無墮其計二月六日自曉交戰至午適是

日潮不退北軍欲退亦不能遂死戰兩軍大潰  
世傑儼立船首焚香拜天泣曰臣死無以報國  
不能翊輔其主惟天鑒之繼而風作舟遂沉鳴  
呼

陸君實

六鼇海上失乘輿天柱臣難隻手扶應有二妃魂  
尚在至今何處望蒼梧

君實名秀夫淮安人自維揚幕入朝京師宋德

祐丙子正月十三日宋太后命秀王與擇奉二  
王昱昺出宮航海丞相陳宜中張世傑皆先一  
日往文嘉蘇劉義楊亮節張全隨駕楊俞二妃  
從焉丁丑五月朔至福州益王立方八歲改元  
景炎北軍入廣戰于香山海中益王没于礮川  
官兵欲散君實爲尚書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  
將焉寘此古人有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具軍  
亦有萬餘若天道未絕趙祀此豈不可爲國耶

乃相與奉衛王昺卽位王俞妃生貌類理宗時  
有黃龍自海升入改元祥興除右丞相已卯二  
月北軍大至戰于厓山自曉至午海潮不退兩  
軍死戰君實知不可爲取舟中物悉沉之仗劍  
驅其妻子赴水妻挽舟不肯赴水君實曰而去  
怕我不來登御舟啓王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  
國死太皇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遂抱王投  
于海中淮陰龔開爲立傳

謝疊山

鸞鳳麒麟或可羈有兒裹骨遠方歸北行詩上堂  
堂語絕粒如勝歌採薇

疊山名枋得信州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圍校  
文發策問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  
國軍時馮夢得知信州恤其家聽其自赴貶所  
三年遇赦得還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  
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景定庚申三月鄂渚兵



退似道行打算法欲害諸閩臣時趙葵守洪枋  
得爲江西倅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枋  
得曰此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所  
償乃上書于似道曰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  
市人二卵而弃千城豈可聞於隣國乃得免焉  
賈改爲江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于安仁敗績  
又敗于信州軍潰弃家入閩程御史文海鐺承  
旨夢炎交薦力辭不就至元戊子魏參政天祐

執拘北行以詩別妻子朋舊曰雪中松柏愈青  
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  
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  
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道中不食  
而卒其子持骨歸塋之

汪紫原

百里兵屯一大藩危言三策動乾坤後來趙氏無  
抔土何處松楸葬紫原

紫原名立信於襄危之際以書抵賈似道陳三策一謂內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大藩府而處以統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兵雖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且江南之生

兵日益矣三謂此二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蓋欲激賈行二策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語乞諷臺諫罷之紫原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策矣紫原以家囑愛將金明而以金明子從之過淮時似道出督相遇拊汪背而哭曰端明端明某不用公遂至此汪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不得賈問汪何向汪曰今日江

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  
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竟大慟而絕時人有詩  
云厚我藩垣長彼貪不然銜壁小邦男廟堂從  
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趙震卿妻雍氏

夫死身終作宋臣殺身更有婦成仁男兒盡暨降  
旗去女子翻爲守節人

震卿名昂發蜀人也以池州倅攝州事時上流

皆失守趙誓死不降沿江帥聞叅議官沈圻捧  
檄于池趙與飲間泣下慷慨賦詩寄其母弟曰  
欲守則無策欲戰則無兵今世爲國死來生爲  
弟兄城將陷謂妻雍氏曰爾可出避矣妻曰吾  
將安從誓同死耳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忠臣  
之婦乎昂發大喜具冠裳寘守倅二印及誥命  
於案大書十六字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  
俱死節義成雙遂俱縊死池學之士哭其屍曰

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以比此心清溪一泓水

賈瓊妻韓氏

國破家亡泣血吟千年不與妾同沉中流定有當時淚滴作江聲哭到今

巴陵女子韓氏希孟魏公五世孫嫁爲賈尚書子瓊婦岳州破被虜之明日以衣帛書詩自投于江而死詩傳人間哀國亡身虜也未曰借此

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長興州判官沈某託親戚劉光履求吳興趙子昂書此詩傳世光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揚幽憤趙聞而與之乃爲寫一通歸之子昂所序如此

葉李

墨刑上舍解歸驂解后平章在嶺南却恨當時一

杯酒不曾相酌木綿菴

葉李字亦愚宋京學上舍景定間賈似道當國  
李與同舍士蕭至上書詆似道公田闢子不便  
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李等泥金飾  
扁不法令獄吏鞫之云只要你做一箇麻糊李  
卽吟詩曰如今便做一麻糊也是人間大丈夫  
筆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百千萬世  
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吾寄語長安朱紫客盡

心好上帝王書遂遭黥流嶺南乙亥間蒙恩放  
還時似道被罪南行遇于途李贈以詞云君來  
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闢子竟何如  
國事當時誰汝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相  
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至元  
中李客燕上書言時相以功至中書右丞因媚  
權臣爲江西李淦性學上書攻之後卒于燕

鐫夢炎

狀首登科宰百僚佞言誤國葬南交他朝總復司  
喉舌主見分明莫解嘲

世祖問趙孟頫曰鐻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  
如頫對曰夢炎仕宋時臣甫數歲莫知其詳今  
幸得與同事天朝夢炎爲人性重厚篤於自信  
慮甚遠善斷國事有大臣之器李所讀之書  
卽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能臣亦無不知不能  
上曰卿意豈以炎賢於李哉夢炎在宋狀元及

第位至丞相賈似道懷謖誤國罔上不道夢炎  
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主聽李布衣之士  
乃能伏闕上書請斬賈似道是李賢於夢炎明  
矣孟頫惶悚頓首謝不敏夢炎知之尋乞休致  
云

澤親這唐名象集中詠史詩志不多見逮宋末文  
志山如者詠史集志不多象杜句年五元如善如揚  
錢崖詠史樂府宗子碧吟集凡古七朝野稟賦

雌黃直補皇史所未備且稱詩史矣子容自稱爲寐  
叟又云情猶鄉人又云多寐之授檢而瞑其玩世自  
放猶子孫先生云不知何許人也鄴中甫以爲謙詞謬哉  
惜福廼集寧高以語予未及見耳馮雲毛夢溪

吟藝集終

吳逸士宋无自銘

逸士宋无字子虛其先固始人曾大父廷瑞宋淳  
祐中通守涪州祖萬全屢應州解不第咸淳癸酉  
以兵機干荆湖帥幕甲戌冬阮克已會忠義赴杭  
與俱至毗陵道卒考國珍持无奔吳家焉先君自  
場屋頓挫迺銳意韜鈴遂以材畧應樞府辟平江  
帳前提舉乙亥城附至元辛巳領征東萬戶案牘  
適病痿无丐以身代省府然之俾典書檄五月官

兵集四明入海舟偕東北向而省左右幕屬各與舟號令不相聞後發者追程冒進得耽羅國蓋前鋒先遭颶風失道而至是七月抵竹島雹雨風交作舟不得泊隨驚濤上下觸擊皆碎幸存而漂經高麗諸山復罹沉疴首髮脫盡瘦骨柴立二親見婦泣而掖拜在侍旁書不去手疾未嘗輟吟幼篤信玄道七歲聞誦張陳白丹書信有仙事家嚴命業從事弗違嶠南漠北走萬里不屑寸祿蓋不以

其道也至元丁亥留江東中丞王公西溪舉茂才以奉親辭四十有所聞遊句曲欲誅茅適親病亟歸年踰知命或者勉以往教乃就人館伸佔畢垂廿載丙子冬扁舟載書歸以疾薄味清齋經年行不用杖已卯八十被褐飭蔬天賜一健日從林下遊家藏書分諸社友餘三蘇文一小帙手抄也壯負氣眦貴富若不經目性畏酒處衆多漠然使遇故人抵掌劇談絕倒而後已初侍親西江從歐陽



巽益學宏詞延祐甲寅以舉業試士時年耳順矣  
所著翠寒集吟嚙集靄迺集寒益冷語壯歲識中  
益鄧公子昂趙公海粟馮公鄧稱以逸士馮命曰  
韻人趙以通吏許非所宜蒙也馮知最晚一見拙  
藁亟序之復資以餼行室趙氏年十九歸予家儉  
素孝謹嘗刲股灼臂禱其親疾事生送終咸藉其  
力秋春節時白首祭拜必慟壽七十四先卒有伯  
道之戚人哀之无生宋景定庚申先子自洛徙荆

湖丁卯襄圍上下流繹騷髻年幹流西東時雖捨  
攘學不怠乙亥世變舊業俱廢遊方遐覽寸陰靡  
留谷隱岩棲暮景將追泐忍隨時以微吟自怡幸  
保厥躬至于老年不辱其先百歲後得瘞骨先人  
塚傍見曾高於地下亦幸已夫亦幸已夫銘曰埏  
埴爲器而完堅兮庸詎知夫成虧之數焉謂生化  
皆自然而然兮孰爲大空而陶甄曰天與之性本  
仁兮又何賦命之不辰時旣不我偶兮志又不得

信道損者益之兮故恬爲遁世之畸民猗鬱陶乎  
中兮有長謠之可寫寧浮沉其身兮羌自遺於林  
野哀伯道之獨兮夫復何讐保厥終於大耋兮與  
造化而推遷還吾有於始無兮返吾真於忽荒俟  
時昌明而來兮當有徵于逸士之壙

元至正庚辰十一月望甲子日書時八十一歲

予童時嘗聆故老言吾鄉陳五經恒資前哲王  
光菴議論爲益一日陳謁王不值見按頭一編  
私視之乃宋子虛先生所著吟嚙集退而徧求  
士夫家得之他日胥會陳舉其中一二爲言王  
失驚曰若何已得吾底蘊耶蓋光菴平素藉之  
爲奇談後必經入翰林以博學名海內然予晚  
生實猶未之見也及官儀曹圖行先生翠寒詩  
吾友凌序班季行袖之來語予曰子知子虛復

有吟嚳語乎尚併行之季行未幾謝世予亦有  
嶺南之命遂携來鏤諸梓噫人稱杜少陵爲詩  
史以其詩該古今朝野事實可以備史氏之所  
未及載謂之史誠宜然未有自古迄今而一付  
之吟詠者且其有諷有刺有抑揚攻擊吊忠貞  
如未亡誅奸佞於旣滅可謂得褒貶之大義豈  
但資之以生議論也哉觀是集者尚有以知之  
成化癸卯蜡月朔吳郡後學張習謹識

集終

吟嚳集題

吟嚳語者寐叟詩也叟自云懵騰鄉人好寐嗜  
吟吟則寐寐則吟吟作吟嚳聲似夢不覺如醒  
未醒不知吟耶寐耶寐而吟耶吟以寐也真語  
涉雌黃肖侯白主乎仁義褒貶也或問叟姓名  
則曰吾寐吾寐據梧而瞑斯亦亡是翁之流乎  
鄉里但稱寐叟云至元游兆困敦歲子月長至  
日書於商丘之通於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吟摩集

漢書